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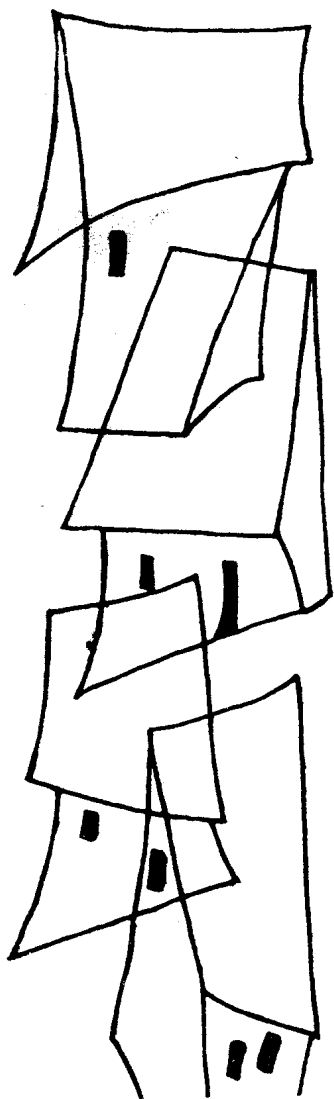
张 歧 马瑞芳 湖 涌

碣石山

张 歧 马瑞芳 湖 涌

1267/227

VF55/07



香 炉 礁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901641

香 炉 礁

张 岐 马瑞芳 潮 涌

※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$6\frac{1}{3}$ 印张 2插页 113千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700

书号 10099·1607 定价 0.44元

DF55/07
目 录

张 岐	(1)
石 田	(1)
麦黄蟹肥	(9)
战士情愫	(18)
常青的果树	(28)
小岛的窗口	(35)
香炉礁	(40)
灵 芝	(44)
歌	(49)
相思始觉海非深	(59)
马瑞芳	(71)
煎饼花儿	(71)
祖 父	(81)
女学究轶闻	(96)
名士风采录	(105)
唯愿身化光明烛	(114)
高兰先生	(125)

尽善尽美唯解放	(135)
留仙寻踪	(147)
湖 涌	(156)
巍巍泰山	(156)
中州游踪	(162)
白马坡	(184)
今日“牛行街”	(189)
卫南坡人	(193)
金秋大别山	(204)
火红的榴花	(212)
秋色佳	(217)
读书勿自缚	(222)

张 岐



石 田

——渔岛纪事

人们看见“石田”这个字眼，说不定会认为是山礅石礪上开劈出的田地，或是，用石块垒起的田地，或是，“笔耕砚田”的砚池，非也。我这里写的石田，乃是岛屿上的海滩。

渤海海峡近胶东半岛处，有着星罗棋布的十八个岛屿。这十八个岛屿中，有一个岛，叫北长山岛。据传唐太宗李世民渡海东征时，大将尉迟敬德驻兵此岛。岛上至今虽无城垒之陈迹，但有以城垒命名之村落。就在这个岛的最北端，有一个弧形的海滩。这海滩夹在对峙的两山之间，弯长约千米，中间宽，两头

尖，全是由灿烂的卵石铺成。海滩拥抱着一泓水湾，水湾在两个山峡之间，显示出一条清晰的直线，那线，就象是由两只手抻得那样直。线外，水波潋潋，一抹湛蓝；线内，大概是由于山峡遮风和流水缓和的缘故，一波不兴，明亮如银。登高俯瞰，望滩，恰象天上落下的新月一钩；看湾，犹如海里冒出的半片半月。那银镜般的湾水，把天上的流云、飞鸟，连同两山的倒影都映上了！清晨或黄昏，船舟荡漾湾上，给人以游在月上之感，人们遂称之为新月滩和半月湾。

据当地老人说，这半月湾的名堂还是彭大将军给起的。一九五三年，彭德怀同志视察长山列岛时来过这里，当这大自然的画幅一扑进彭大将军的眼帘，他就情不自禁地喊起来：“哟，好美！多象半个月亮！”打那以后，半月湾就叫开了。凡来长山列岛的人，差不多都要赶来饱览一番大自然之美，而在饱览胜景之后，还个个满载而归。这“载”就是大自然留在新月滩上的特产——珠玑般的卵石。

八月间，在一个天晴日烈、海不扬波的日子，我从故乡南长山岛，通过连结两岛的“玉石街”，来到了北长山岛。当经过花沟奔到嵩山脚下，眼前就展现出一片银光灿灿的沙滩。但见沙滩上飘游着一朵朵大小花盘，一忽儿东，一忽儿西。近了看，哪里是花？

大花盘是一个又一个花伞；小花盘是一个又一个草帽儿。花伞、草帽下有男有女，还有稚幼的孩子，在贪婪地拾拣令人眼花缭乱的卵石蛋。

这满滩的光圆美丽的卵石蛋，也强烈地诱惑了我。我发现潮印上那些湿润润的卵石特别美，它们的色泽比旱滩上的鲜丽，白似琼玉，红如玛瑙，那白里透红的，活象是石榴粒儿。那白里隐黑的，活象是瞪大的眼珠子。最有趣的是带图案的卵石，那斑驳陆离的图案，仿佛是神工妙手刚刚描绘上去的。我的心兴奋得扑扑乱跳，就象是进了童话中的珠宝世界，愈拣愈恋，哪一个也爱不释手，不觉竟穿着鞋下了水。在水里，看那卵石比潮印上的更美了，美得一个个好象在动哩！我的衣兜拣满了，又掏出了手绢。

忽然，滩上响起了清脆的笑声，一伙拐筐的姑娘嘻笑着朝我指手。她们大概笑我太贪婪了。是啊，我是贪得着迷，有点不顾体面了。

上了岸，才发现滩上到处是卵石鼓堆，那是些精挑出来的大小分类的卵石，大的如鸵鸟蛋，中等的如银杏，最小的如豆粒。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卵石堆前，整齐地摆放着一个个大袋子，里边全是装的卵石，袋子旁边摆着一台磅秤，一个古铜雕塑般的老人，正细眯着眼，用那粗糙的大手拨着磅秤砣，一边拨，一边

喊着数字。

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正在困惑之际，突突突，大道上驶来一辆拖拉机，拖拉机一停，老人和姑娘们便将过了磅的卵石袋搬上拖斗。拖拉机欢笑地开走了，我鼓了鼓勇气问老人：“老哥，这卵石蛋往哪里运？”

“卖。”老人回答了一个字。

我愈发大惑不解了：“还有买石头蛋的？”

老人和姑娘们齐笑了。特别是那些姑娘，还把眼脾睨着我，流露出一股嗤笑的味儿。笑罢，老人指了指我衣兜里的卵石：“可别小觑这石头蛋，不光国内各地来要，还销到了国外哩！”

“那亦许是搞建筑装饰用。”我说。

老人摇了摇头：“眼下看，还没听说有人将咱这儿的球石用于建筑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我盯着老人，有点瞠目结舌了。说实在的，对于海滩上的卵石，我是并不陌生的，但从没听说它走洋出海，还远销国外。

“听口音你同志象咱岛上人？”老人问我。

“是啊，出去二三十年了！”我说。

“那就不奇怪了。这儿的卵石被发现是宝，也就是二十几年的光景。过去，咱看着它们只是一滩石头，一滩只能晒船、晾网、垫脚走路的石头。有闲情的人

拣些玩玩，没闲情的人瞟都不瞟它一眼。是科学的钥匙打开了咱们的眼界，教咱认识了它们的价值！”老人拉我坐在卵石袋上，从衣兜里摸出张白纸，一边卷着烟，一边跟我拉起来。

这老人原来是卵石专业队的队长。他们称卵石为球石。据他说，这里的卵石象古代人用于取火和做武器的燧石，经大海千百万年的冲洗磨砺，不光样子美，质地特别坚硬、耐磨，有“金刚石”之誉。能在零度中不变形，达到炼钢的热度不融化，其耐磨、耐压、耐高温性能是一般金属制品所不能代替的。钢厂、化纤厂等用它做催气机械的填料，以分离过滤氧气；搪瓷厂、陶瓷厂、油漆厂、石墨厂等把它做球磨机的最佳填料。在国内，有二十几个省市来订货，在国外，远销四边环海的日本。为了充分利用这大自然的馈赠，岛上成立了专业队，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到现在，每年平均拣球石一两千吨。一九七六年开始出口日本、香港，已换外汇一百五十多万元。

“这么个拣法，滩上的卵石不见少吗？”我提出了一个问题。

“见少。早滩上合格的球石比过去就少了；不过，”老队长大拇指划了下海湾，“大海不停地给咱磨，又不断地给咱往滩上送，潮印上多的是，看来是

取不尽、拣不枯的！”老队长的眼波闪泛着大海的光亮。

我指着滩上拣卵石的人，问道：“这都是专业队的？”

老人摆了下手：“除了那撑伞的，往挎包、手绢里拣的，剩下的都是。眼下说咱这专业队二十个人，可一年四季不住手的拣，还是供不应求！”说着，老人拍了下卵石袋子，“你看，这些就是出口的，今年国内外订货的又增多了！”

这时，两个姑娘搬来一袋卵石让老队长过磅，大热天，不裹头巾也不戴草帽，黑红的脸膛大汗淋漓。她们看我一板正经地跟老队长拉呱，弄不清我的身分，就问：“同志，你是来看俺石田的，还是来收购俺石田粮食的？”

“石田？”我瞅着姑娘们愣住了。

“嘎嘎！”姑娘们笑了，“哟，还不知俺石田的名堂呀！”接着，那穿短袖花衫的姑娘就背诵了一首诗：

内长山岛月牙湾，

勤事渔农并石田，

昂价石球生异彩，

妇孺岂惜指头艰。

我听这诗有些耳熟，细一想，就想起来了，这是叶剑英同志一九七九年九月间，视察长山列岛时在半月湾即兴作的诗。此时，才弄清这石田的名堂，原来来自叶帅的诗。石田，琢磨起来确也恰切，虽然这石田不用耕耘下种，但人们在这儿洒下的汗水岂少于庄田？从事庄田还有个农闲时间，而从事石田，赶潮追浪，风里雪里都得干……想着，我的目光不由得移向老队长的手指。啊，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呀！粗大的关节，秃圆的指头，乍一看，真象是两只磨秃了尖的铁锚！大海，磨光砺滑了金刚般的燧石，而光滑的卵石，又将人们创造世界的手指磨粗砺圆！我再看看姑娘们的手指，那些手指都还是嫩嫩的、尖尖的。我想，不用多久，这些嫩嫩的、尖尖的手指，也会磨起老茧而变粗的。于是，我问那穿短袖花衫的姑娘：“手指痛吗？”

姑娘颌首点了点头：“手是肉长的，咋能不痛，不过，俺们不怕痛！人生了一双手就是为的劳动，为的给社会创造财富。要收获，就得付出代价的。俺们种石田，也愿作石田上的球石！”

“嘿嘿！”老队长乐了：“同志你看，俺们这儿的姑娘多有趣？要作球石哩！喂，说起来这些姑娘也真象球石，我就管她们叫‘小球石’！”

“俺们也叫你‘老球石’哪！”姑娘们齐声说。

“那是！那是！咱们都作球石！”老队长嘻笑着从袋里抓一把豆粒大小的球石，“同志你看，这球石愈小价值愈高，这大小的，一吨上千元！”

穿短袖花衫的姑娘白了老队长一眼：“俺们愿当球石，可不是因为它值钱！”

“嘿嘿！这个我知道，你们是要做球石样的人！”

“做球石样的人！”我心里不禁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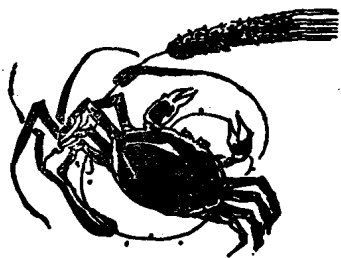
品味着叶帅的题诗，再看看眼前这些从事石田生产的“老球石”和“小球石”，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敬佩和钟爱之情。这些默默战斗在海风侵袭、浪沫飞溅的石田上的人们，这些顶着烈日、冒着冰寒把一吨吨球石献给现代化建设的人们，他（她）们的性格不正象球石那样坚贞朴素，他（她）们的心灵不正象球石那样粲然秀美！

我爱小岛半月湾。

我爱半月湾石田上的万斛珠玑。

我爱这些珠玑般的人们。

麦黄蟹肥



我家墙上挂一幅画，画面是几只蟹子。这幅画给我不尽的兴味，也常唤起我的记忆……

人各有所好。我喜欢蟹子。我的家乡是渤海湾里的一个小岛，落潮的时候，滩涂和礁盘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海滨动物：海螺、海蚶、牡蛎、蛏子、海参、海胆，特别多的是蟹子。那是一种属于蟬科的蟹子，甲壳呈圆形，头胸甲与螯足的表面深绿色，多居在浅水石堆下。每年在麦穗灌浆时，海边就见了；到了麦穗发黄时，它就顶盖的肥了。

不是夸海口，我是个捉蟹能手。我捉蟹子不用叉子，也不用网兜，赤手空拳地捉。蟹子有时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式，两个大螯张开夹子，黑豆般的眼珠探出多高，样子挺凶的，其实，只要摸住它的习性，一点

儿也不用怕，顺着它的两螯之间，猛地抓住它的甲壳，或是绕到它的身后，捏住它的后足，它就乖乖地就擒了。石头下的蟹子，一般说，没个头很大的。大蟹子，俺们那里称为“赤夹红”，甲壳和螯足紫黑透红，一个斤数重。这种“赤夹红”多是躲在礁洞里深居简出，只觅食时露面。其实，也不难捉，忍住点痛，把戴手套的手伸进礁洞里，就能把它给拖出来。

我特别喜欢吃蟹子。在海味中，我觉得蟹子是最鲜的了。俺家乡有一说：“蟹味上桌百味淡”。别的海味，诸如对虾、鲍鱼之类都能吃腻人，唯蟹子是百食不厌。特别是麦黄时的雌蟹，那顶盖的籽黄，白嫩的蟹肉，蘸着姜末和酱油醋，吃一口，真是齿颊留鲜，难以名状。

我五六岁就跟哥哥赶海，开始在裸露的滩涂上捉土名叫“竹虾”的小蟹，这种小蟹，有的钻在沙眼里，有的藏在石头下，捉它们是不费劲的，只是都嫌它个儿小没人爱吃，捉着玩就是了。长大了，我就独自个赶海了，常常下到齐腰深的水，捉大蟹、拣海螺，简直着了迷，平日里一看见落潮，就觉得浑身刺痒，坐卧不宁。

记得那一年放麦假，我给姑姑家赶馱子*，每天睁开眼就赶，一赶就是半天，累得两条小腿发软，可歇晌时要是赶上落潮，我还是去捉蟹子。有一回，蟹子忒厚，贪捉，回来晚了，姑夫已经下麦田了，麦捆都绑上了架子，只待搬上驴背了。我一看，心里就发了毛，姑夫脾气不好，有时嫌馱子赶得慢，直骂“懒崽子”。当姑夫从麦田直起腰，压低眉毛盯我的时候，我就趋地凑过去，把篓子放在姑夫跟前。为什么把篓子放在姑夫跟前？因为我知道姑夫好喝酒，最喜欢“酒醉蟹子”，平日里，我每次赶海捉到蟹子，都给他送去一大盘，每次送蟹子时，他都用粗大的手摸我的头，嘿嘿笑了。

有人说蟹子长的丑，我就看它模样俊。

蟹子，在我的心灵中，刻下了多少童年的记忆，多少美好的、难以忘却的记忆！

参加革命，离开了生我、育我、给我无限生活乐趣的海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有多少童年的生活趣事淡忘了，模糊了，但是赶海捉蟹子的生活，却清晰地印存在记忆的感光片上。每当想起海，就想起那扬着大螯，鼓凸着两颗黑眼珠的蟹子，那些紫红色的、橙黄

* 赶馱庄稼的牲口。

色的、黛青色的蟹子。我多么想回到家乡的海，捉上几只带回来。

那一年秋里，我来到一个海滨城市，在公园闲逛时，与一位老朋友相邂逅。几年未见面，长我两岁的老朋友，却已秃顶了。他见了我，二话未说，便拉我到他家来。

他住在临海的一幢居民楼下，两间半房，陈设虽然有些旧，却也简朴清雅。他的退了休的老伴，冲好了茶，便拎着篮子走了。

叙谈起来，得知老朋友还在中学教书，在家养病已多日了。我问他患了什么病，他的嘴角掠过一丝苦笑，喟然长叹了声：“病多了！”竟不对我说。

靠窗的桌子上，摆放着砚台、笔洗，铺着毛毡，一看就知道他还在作画。我这位老朋友擅于国画，其技法受白石老人影响颇大，有较深的造诣；可他画了都收藏起来，从不送给别人，更不拿出展览，他说只有这样才称为“自由消遣”。他画的主要是花卉虫鱼，特别喜欢画蟹子，我曾数次向他索画，数次都遭他拒绝，为此我骂他“慳”，他只是笑笑。

“还作画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画，当然画，这是我的权利、自由、精神寄托和享受！”